

Funny

Love

Hello!

小女巫的魔法周记

The Magic Diary by Linfa

中国本土的原创魔法小说
少女版哈利波特

李静玮 / 著

作家出版社

NOV

FUTURE

1247.57

378

小女巫的魔法周记

李静玮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女巫的魔法周记/李静玮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63 - 5228 - 4

I. ①小…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881 号

小女巫的魔法周记

作 者: 李静玮

责任编辑: 张月寒

装帧设计: IVYMARKTYPOdesign

插 画: 童的夏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三河市明辉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 × 240

字数: 250 千

印张: 12.5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228 - 4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一周 星期物语

加勒比海章鱼、印度凤凰、日本座敷童子、宝蓝色希腊大蛇……
普通国产棉袜里的封印妖兽。————— 001

第二周 无瑕

毛里塔尼亚飞熊小胖要寻回逃逸复仇的传家宝，可身形太胖塞不进枯泉结界的入口。男主角于亦染首度出现。————— 015

第三周 恋恋箴言

药名：秋天下火药。配方：蜥蜴蛋三枚，孔雀舌一两，金线芦蒿四钱。定价：金戒指若干。——兴隆街俄罗斯人药店欢迎广大顾客光临。————— 035

第四周 相见欢

古典帅哥、师兄沈云欢对抗猫族首领——古铜色美男桃花的一场有关人权和美貌的争夺战。————— 049

第五周 玲珑谣

小女巫林卡变身歌剧女王，意外发现玲珑鸟读心术的小段悲情史。—— 067

第六周 月之影

巫术补习老师夏桀乘着施华洛世奇扫帚从天而降。本周让你明白师生间的微妙和温暖。————— 089

第七周 艾斯尼亚战记

林卡和英俊紫瞳的斯拉夫青年贵族夺取火莲花种子的故事。寻宝，过关，装备，告白。————— 107

第八周 巫之莲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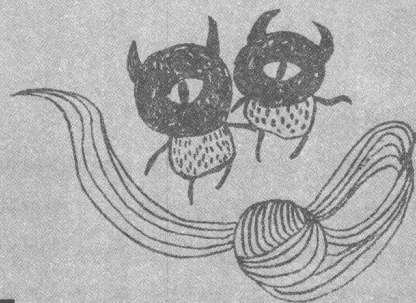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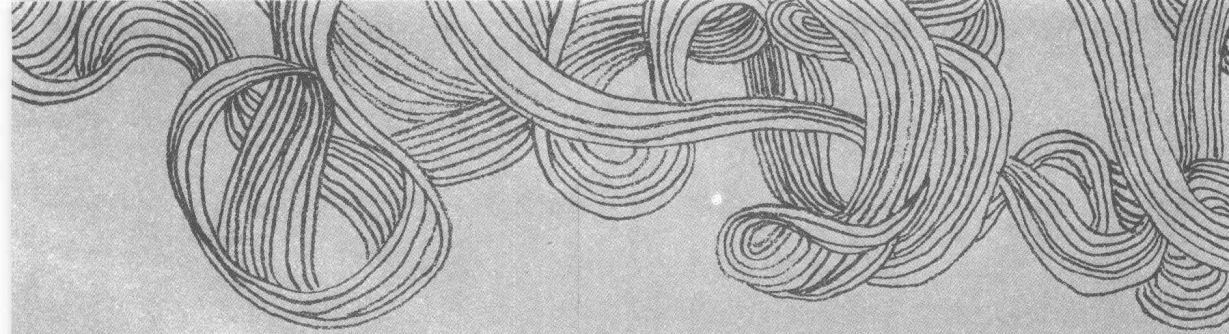
林卡为晋级巫师资格考试穿越回宋朝汴梁，遭遇史上最闷店小二阿熊。语言幽默到爆。····· 129

第九周 星之试炼

最新少年巫师粉墨登场：嘻哈风格的陈玄奇、SD娃娃造型的南流苏以及名叫秦始皇兵马俑的神秘黑衣帅哥等。····· 143

第十周 玻璃雪

粉红色小猪，树灵，高考志愿，和结局。····· 173



第一周

星期物语

1

Story about Seven Monsters

◆上帝说有了光，世界就有了光。◆我说，不要考试啊，可考试还是会来临。◆人和神总是有差别，不过，当别人关心宇宙什么时候毁灭，我可以想想明天的早餐。

寒假的最后一天，我在家熬夜赶作业。

第二天早晨我揉着眼睛走进客厅，却看不到妈妈——前两天她才和爸爸闹完离婚，本该坐在电视机前边织毛衣边看电视，这会儿又不知去哪儿了。家里养的九尾狐被她施了冬眠咒，两只前爪抱着一个用红格子纸包装的包裹，趴在电视前的桌子上呼呼大睡。

我把包裹从小家伙毛茸茸的怀里拖出来，格子纸上有妈妈的笔迹。她说她要去德国开一个星期的会，包裹里的东西是给我的分别礼物。

是什么呢？我将包裹放在手中掂量了一下，不重，柔软有加。拆开一看，是一叠整整齐齐的手工袜子，数数总共七双，红橙黄绿青蓝紫，每一双的颜色都不同。让袜子看上去别致的是袜子包脚踝的部分，用细细的黑线绣了Monday、Tuesday、Wednesday等一周七天的英文单词。

真是实用的礼物——如果我忘记今天是星期几，还能把鞋脱了看一看。

我把袜子扔在一边，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我打个哈欠伸个懒腰，决定钻进厨房先煮碗泡面。

I 星期一

关于我以及我的家人。

我叫林卡，是某市第一中学的高中生，个子小小皮肤黑黑。我爸三十九岁，身材伟岸带着大肚腩，妈妈的年龄省略个十位的数字是两百岁——她看上去却像是二十几岁或者更

小。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虽然我爸是生活中像大白菜一般平常的厨师，但妈妈是这个国家里罕见的女巫，所以我也经常遇见一些令我头疼的事情，比如前天我爸和我妈闹别扭，被我妈赶了出去。

我妈老说，我是在蜜罐子里泡大的孩子，不会自己做饭，冷漠，自闭，整日要人哄着疼着，对社会一点贡献也没有。

我爸也老说，林卡会和小动物说话，安静看书，从来不吵闹，以后会是一个学识渊博本领大大的人。

今天是星期一，他们俩的声音一下子全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课表上面各门功课排得满满的，像一只吃坏肚子疼得直哼哼的猪。我在日历上用红笔将今天打上一个叉——我讨厌星期一。

出门那一刻，我盯着脚上那双大红色绣着“Monday”的袜子发了一会儿呆，脑海中仿佛有什么人在对我说：“不要出门不要出门。”

我想起几天前，爸爸和妈妈还站在玄关，一个拿报纸一个拿扫帚，像一对机器猫玩具那样对我微笑说路上小心。但是他们今天不在。我在门口迟疑了片刻，走了出去。

路上我遇见隔壁的张小妹和送牛奶的小哥，他们正热闹地谈着最近新闻上的八卦。隔壁家的小黑狗和小哥养的大白猫也正在聊天，它们看见我，一起扭过头来笑着大声说：“卡卡，早上好！”

我同它们打过招呼，盯着手表冲进教室。上课铃刚好丁零零地响过，全班同学目睹我撞进来，忽然不约而同地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

事情开始朝着诡异的方向发展。

我仰慕已久的历史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问道：“你头上是什么东西？”

我朝头顶一抓，果真掀下一个拳头大小的生物。定睛一看——一只章鱼，仿佛烧熟了似的红红的，但却是活的，它眯着眼，八只湿乎乎的爪子直乱动，嘴里像在酝酿什么一般鼓捣着，顷刻，对着老师白净的脸吐出一口浓浓的墨汁。

班上顿时炸开了锅，坐在教室后面的几位不良少年趁乱直吹口哨。

“上课带章鱼？扔出去！”老师掏出手帕捂住脸，脸涨成了猪肝色。

被赶出教室的我想找个地方把章鱼安置了，却发现不管走到哪个角落都有人对着我大叫快走开——这只章鱼在我头顶上反应迅速动作敏捷，一见人就凶神恶煞地大吐墨汁，在校门口还喷在了值勤的校长脸上。一面说着对不起一面夺校门而逃的我试着把它弄下来放进公园的池塘里，但它用足上的吸盘牢牢地缠着我的头发不肯走，拉不下来不说，还疼得我哇哇直叫。最后我累坏了，顶着它，带着一脸的沮丧回了家。

我走进厨房，从抽屉里拿出一包泡面，开火烧开水。

调料下了锅，章鱼从我的头顶爬到后脑勺，发出哼哼唧唧类似婴儿的哭声。

真难听。我皱起眉头，把煮好的面放进碗，低下头准备下筷子。

头顶上一条软足飞过来把碗给打了，面条撒了一地。

那只章鱼在我头顶上直哼哼。我没听懂它说些什么但是明白了它的意思——碗里是海鲜鱿鱼泡面，它不高兴。

我只好硬着头皮顶着章鱼进厨房重新开火煮了碗牛肉面。

端着面走进客厅，我打开电视机，本地新闻里破天荒出现了我所在的学校。

上面报道本市第一中学在课堂上出现斗殴事件，接着是关于当事人的采访：屏幕的背景是我们班英俊的历史老师，他被纱布包裹得像一个木乃伊。一旁的记者解说道，在今天上午的历史课上，一位同学因为口角与另一同学大打出手，由于班内存在严重的帮派主义思想及群体分化，形势迅速恶化为大规模的打架斗殴，致使该班多名同学及任课老师受伤。

我拿出镜子照了照头顶，那只章鱼正闭目养神。

这难道是妈妈派来的妖兽？

到了睡觉的时间，我换上睡衣脱掉袜子，头上软趴趴的章鱼一下子不见了。

II 星期二

对于妈妈的怀疑，我有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

理论上说，我妈同正常人不一样，她是这个国家境内凤毛麟角的女巫。她两百岁，养千年九尾狐，喝万年甘露，身上的衣是裁夜为锦以星为扣，开的会是世界级巫术能力者大集合。这一切都挺好的，令人头疼的是过了两百岁生日之后她虽还年轻貌美，但心理上已到了更年期，每日看着我爸越来越大的肚腩心里越来越不舒服。于是她开始冲家里那个小她一百多岁的我爸撒泼骂架，稍不如意就骑着扫帚离家出走。

事实上，我经常能收到我妈给我的一些小礼物，像是穿着蛋糕裙的洋娃娃或者装饰精美的法式甜点。那些礼物貌似正常但经常会给我带来种种惊喜或者说惊吓，好比那洋娃娃可以在月圆之夜变身成张牙舞爪的狼人，而法式甜点吃过之后口腔内的牙齿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保持消失的状态。我妈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欣赏的艺术，我却哭笑不得。

可是不管怎样，我妈出差后，家里变得有点寂寞。

我穿上黄色的袜子走出了门，心里却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身后跟踪我。

回过头张望一番，巷子里空旷得很，除了垃圾桶和电线杆，只有电线上一群花花绿绿的鸟是活的。我有点失望——本以为昨天那只顽固的章鱼会继续出现的，可是它没有。

鸟群中有一只鸟看上去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它体形较大，通体金黄。别的鸟都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它却是一本正经地盯着我。

而后它发现我在看它，又转过头去了。

这个插曲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兴趣，我继续向学校走去。

今日如往常般平平淡淡。听课看书听同学聊聊八卦，时针嘀嗒嘀嗒指向了放学时间。收拾好书包，我一个人闷闷地走在狭小的弄堂里。这天有火烧云，紫红的霞光投下来，染得一地都是紫红。路上有一颗青绿的石子儿，我走两步踢它一脚。

那一群鸟又出现在电线上，显而易见是在跟踪我——它们排成一列神经兮兮的模样，我走到哪它们随着电线一拨一拨地落在哪。

最后我路过我家对面的那栋住宅楼，楼上传来一声惨叫：“小心！”

我抬头一看，一个花盆如传说中的镇妖宝塔般向我压来。

当事人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那只大鸟就迅速飞过来，花盆结结实实地砸在它的背脊上，它晃一晃，仿佛没事人一样，旋而扇了扇翅膀，将身上的花盆碎片抖得远远的，又悠悠地飞开了。

趁着这一瞬间我看清了它的模样：它的顶上有翎毛，尾羽也比一般的鸟要长，在阳光下它体态匀称姿容优雅，一身羽毛像鲜榨的橙汁一样金光灿灿。

“喂，”我对着它喊道：“你找我有事情吗？”

它真矜持，竟扭过头去装作不理我。

“喂，”我又喊道：“谢谢你啊。”

它在鸟群中发出两声鸣叫，那声音清远悠长，嘹亮入耳，极似书中所述的凤凰之音。

我问它：“你是凤凰吗？是的话可以让我妈妈重新爱上我爸爸吗？”

它又发出两声鸣叫，声音愈发动人了。

我妈说凤凰是爱情之鸟，在它面前为爱情而祈愿便能成真。

我发觉自己的举动有些一厢情愿，于是自嘲地笑笑，踢着路面上的石子继续走。

III 星期三

经历过前两天的事情，我对今天开始抱有一点期待。我妈说得对，我没有朋友，冷漠而自闭。但我相信自己也像爸爸说的那样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好奇，一如这点期待。

星期二有两节的语文课，细分一下叫作文课。也就是说，今天下午同学们得写一篇正儿八经的作文来应付老师。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父亲》。

好吧，虽然这个题目我小学时候就已经写过，但现在我还是愿意想一想。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爸爸的影子。

他高大魁梧但是有小肚子，他温柔善良但是被欺负——我的父亲，他总是被我妈欺负。我妈离家出走时他拿出家里的风筝放——传说中女巫离家出走时是在天上居住的，如果要联系到她就得以风筝为媒。

幼时爸爸在河滩上拉扯着大风筝的背影长久地定格在我的心里，我那个时候就想，我以后也要嫁给像爸爸一样的男人。

构思是一件令人疲倦的事情——困意席卷而来，我正想垂下头养一会儿神，有人照着我的手肘推了一把。我心想坏了，是语文老师，只好强打精神坐直，扯出一抹带着歉意的微笑，转脸。

地上一个淡黄色薄如纸轻如云的小人儿，约摸一米来高，站在下午的光线下，影影绰绰的，像是纱布裁出来的一般。

这小人模样文绉绉的，他说：“主人你好，我是星期三的座敷童子，从早晨起就一直在您的身旁了。”

我看看旁边的同学，他们仿佛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说话一般，仍旧正襟危坐，写着自己的作文。

他说：“主人不必担心，外人看不见我的。”

星期三？座敷童子？

我想起星期一和星期二遇到的怪事，心想终于找见个会说话的主，小声问道：“你和前几天的章鱼和鸟是一伙的吗？为什么叫我主人？”

“星期一与星期二都通人言，只是不会中文。”他仿佛知晓我心中所想，解释道，“我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妖兽，被巫师封印在七双袜子里。只要在每周与我们对应的某天穿上

袜子，我们之中的那一个就会出现，保护袜子的主人。您可查找你母亲的巫术典籍，其中有关于我们的记载。”

我听得有些迷糊，又问道：“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是什么，你又是谁？”

他说，我第一日所见的章鱼是加勒比海域生养的精怪，生来顽劣性情乖戾，在海底呆了数百年便成了气候，身形巨大能缩能长，只可惜太过贪玩，渔商船掀去无数，害了许多人命，最终招来巫师的封印。

而第二日所见的大鸟是印度传说中的凤凰。凤凰是人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涅槃，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与幸福。

至于他自己，曾是家里的独子，家中一度米麦满仓，骡马成群，但是幕府兵变时父亲征战而死，于是家庭败落，没了依靠，强人将娘抢去之后他一病不起，死后托着强大的怨气成了鬼。

“若是父亲在便好了。”他愤愤道，“父亲他精明能干长于经商，若是在，我们一家也许还能安安稳稳地终此一生。”

我提起笔给自己的文章写上句号。

好脾气的爸爸最后被妈妈气走了。

那天我妈没吭气，伸出左手结结实实地给他一拳，接着便骑上扫帚把他的衣物扔回了老家。她的脾气还是很坏，但是她疼我，找不到可以发泄的人就对着自己养的狐狸骂，她骂：“你个没良心连我这点脾气都受不住亏我当日愿意嫁你。”说着说着她就开始哭，九尾狐通人性的，也跟着嘤嘤地哭，我躲在自己的房间写作业，装作听不见。

自然，我没敢把这一段故事明目张胆地写在作文本上。我写我的爸爸是一家三星酒店的厨师，他炒菜很好，为人很好，脾气更是好得不得了。我没有说谎，但没有写真正想写的。

数学老师同语文老师打过照面，从牛皮纸袋里抽出一叠试卷说道：“今天后两节课数学考试啊。”

下边的学生们开始哀叹国家的教育体制。

座敷童子在一旁说：“主人不必担心，今日的考试，全是我擅长的，您若答不出来我随时待命。”

我心想这也忒狠了，你一个从东瀛过来的小日本，别国的语言说得这么溜也罢了，还能帮我写数学试卷？

他仿佛看穿了我的思想，说道：“我自小天资聪颖，死后几百年内也在潜心研究各大学科知识，若主人看不懂古文亦可代劳。”

我嘴上说算了吧我还是自己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吧，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最近学校数学奥林匹克班正缺人，我是不是能趁这机会混进去？我满脑子胡思乱想，回头来看试卷，顶着一头大汗算了十分钟，发现第一道函数题难度不小。

“等于一。”他看了一眼，说。

IV 星期四

早上醒来还不到六点，闹钟还没响——通常我妈是在七点叫我起床的，七点半我吃完爸爸做的早餐后才出门。

我躺在床上看着雪白的天花板，想到昨天那星期三说我妈的书房里有关于袜子的文献，于是扑通一声跳下床，赤脚从书房里搬出那本巨大的巫师大典开始搜索。那书真真的厚，足有一米长一米宽，我使了好大气力才打开。打开后，按照词条索引，找到有关袜子的那一章，接下来我看到了有关封印袜的记载。

上面提到封印的保护问题是巫术形成以来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而向来被视做封印圣品的袜子则能承载一个人的所有灵力，这种灵力能够保护封印并赐予使用者驾驭封印物的能力。

这段话看不太懂。我摇了摇头，爬起来继续往下翻。

十八世纪有巫师曾经使用袜子封印了七种魔物，由于这些异类的力量巨大且容易自相残食，巫师设定了它们的活动时间为一周中的不重复指定日。使用者在指定日穿上袜子，可获得魔物的协助和力量。

在七种魔物中，有加勒比海的章鱼怪、印度的凤凰以及日本的座敷童子等。后来有人将这些袜子盗走，转卖给中国皇室，皇室被推翻后，袜子流传在世界各地。历史上有收藏癖好的巫师们曾经寻找过它们，但是一无所获，袜子的传说也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我想起前三天出现的三位不速之客，一拍脑袋——我妈给我的袜子不就是这种封印袜吗？

随后我在衣橱里把那双绣着“Thursday”的袜子翻出来套上脚。摸着这绿色的袜子，我不由得紧张起来，今天出现的会是谁呢？座敷童子后面的“等”可真不是时候。我念到那一个字，心里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滋味。

有什么东西在阳台上打了个哈欠，粗声粗气的。听这声音，不是什么小东西，好家

伙，气势大得同狮子似的。

我摸到阳台上一看，竟然真是一头狮子——一头墨绿色的狮子卧在地板上，它头上长着两只角，身形极大，将两米宽的阳台塞得满满的，铜铃似的眼半眯着，脸盆大小的嘴微微开合，懒洋洋地向着太阳。

它大张着嘴含糊不清地说：“我今天太累了，你自个儿上学吧，有啥事情把一只袜子脱下来我就会来了。”

我走到它面前，问道：“你能做什么呢？”

它睁开眼睛看着我，青灰色的瞳孔像琉璃的瓦片，透亮晶莹。看了我一会儿，它终于好端端张嘴了，一口东北话：“你想让我干啥呢？”

“你能让我爸我妈和好吗？”

“不行，那个我不会。”

“你会做饭吗？”

“会。”

“做得怎么样？”

“钢钢的。”

“那你今天帮我做饭吧。”

“喔。”它应一声，伸一伸带着藏青色鬃毛的五短爪子，翻一个身继续睡觉。

中午回来，狮子用嘴叼着一盘子炒饭走了过来。

我拿勺子挖一勺盘里青绿的饭尝了尝味，硬得像石头咸得像盐巴。

“好吃吗？”它问我。

我把嘴里的饭吐出来，转移话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家哪的？”

“墨玉麒麟。本地的。”它实在懒得厉害，多一个字也不肯说了。

结果我把它做的炒饭倒了，还是吃的泡面。为此它好像有点生气，挪进大厅，靠着沙发闷头睡下，屁股朝我的方向撅着，不再理我。

我翻开巫师大典查它的资料，上面写着：墨玉麒麟，中国东北瑞兽，状如狮，额上有角，性懒，食盐巴，力有千万斤。

我想起我妈提过它，她说同我爸结婚时有一只墨玉麒麟在他们住的小洋楼下打鼾，吵得他们睡不着觉，聊了一晚的天。

天亮时麒麟走了，我妈说：“这麒麟兽命有千岁，有的甚至被传不老不死，永远面如翡翠神采奕奕，这样的命真叫人羡慕。”

那时候我爸还不知道几十年后他的妻子与现在这个样子差不了多少，他说：“有什么羡慕的，你老了，我也会老，那有什么关系。”

我妈说她当时为了我爸的话，抓着枕头感动得哭了。

V 星期五

早上我穿上青色袜子，什么也没有发生。下午下了课，我提着盒饭回家，吃过之后想出去走走。

我正在想今天的妖怪是不是会隐形，一只足足有我家马桶那么大的青蛙出现在我眼前。它穿着一身得体的燕尾服和白衬衫，嗓门巨大声音洪亮，一张嘴仿佛要将屋顶掀翻。

“哟，主人好，对不起我睡的时间太长一整天都没出现，不过现在看来我们的小可爱比什么都健康美丽不是吗？”它倒是比前面几位大方得多，甚至还对我绅士般地鞠了个躬。

“晚上会下雨，不如就呆在家里吧。”它后腿一弹，从门口跳到玄关内，“下雨天吃点心是一件有益健康的事情啊。”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它跳到冰箱前，用带着浅褐色斑点的前蹠熟练地打开冰箱大门，取出一盒橙汁和一小蛋糕。

“你知道吗，一个星期只上一天班实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它开始发言，“我来自美丽的俄罗斯贝加尔湖畔，那里的人们朴实热情勇敢奔放，我最大的爱好是在蓝天碧水中自在地游泳，特长是睡午觉——我可以一连睡两年……”

“哎，”我打断它的话，“你会中文？”

“哈哈，”它爽朗地笑笑，拆开蛋糕的盒子，“你在俄罗斯呆上几百年，如果不睡觉的话也能学会优美的俄罗斯语！”

我琢磨着——这句话仿佛带着点讽刺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意味。我伸手接过它递给我的蛋糕，把它蹠上的黏液从蛋糕上撕掉，扔进垃圾桶。

“别这样嘛，”它对我眨了眨圆鼓鼓的眼睛，“其实你们人类手上的细菌比我们蛙类的多多了。”

它很健谈，从俄罗斯的风物特产扯到民俗文化，还扯到它父亲和母亲的婚姻。

“啧啧，”它感慨道，“只可惜我的家人都去得早，留我一人在这世上，孤家寡人的……”

说着说着它竟然哭了起来，大颗的眼泪从突起的黄色眼球中溢出，掉在桌布上，黏糊糊的。

“唉，”我也叹了口气，它讲的爱情故事让我联想到自己的父母。

青蛙说：“你想知道你爸爸妈妈的故事吗？”

我点点头，而它将一只蛋糕塞进嘴里，开始说。

“当时你妈刚刚在山里驯服了你家那只千年九尾狐，你说说，一个资深女巫和一只千年老妖，实力相当不分上下，这不，刚斗完法，两边累得连爬的力气都快没了。”

“这会儿，不远处一家小酒馆传来阵阵肉香。你母亲背着奄奄一息的九尾狐循香而去，在厨房的窗口看见了你父亲。她想吃饭但是没有钱，那位英俊的厨师便帮她垫上了，你母亲那个感动啊——后来你母亲常带着九尾狐去照顾他家生意，一来二去就好了，再后来就有了你。”

我补充道：“再后来我妈到了更年期我爸有了大肚腩家庭战争就此开始。”

青蛙便张开嘴大笑，哈哈。它的嘴真大，一张开便吐出一条长长的粉红色舌头。

我妈常说她是被我爸烧的一手好菜骗到手的，我爸也抱怨他年轻时择偶不慎娶了这个脾气古怪行动诡异的女人——如果女巫也算是女人的话（注：禁句）。

听了我爸的话我妈便和他翻脸了，他们离婚其实没有几天但是我却觉得已经过了好多年。

我忽然很想他们，就算我妈一回来还是很吵我爸还是被欺负，有邻人问我爸我妈是不是他女儿我是不是他孙女，但是那不要紧，因为我们在一起那样融洽。

“你和星期日很像。”它拿起水果刀，削着一个苹果说。

我的头脑中浮现出星期天的样子：满嘴獠牙的食人兽？两眼凶光的美杜沙^①？

它摇了摇头，坏笑着说：“你后天就知道了，你们真的很像。”

VI 星期六

这一天我放假了，穿上袜子，我从冰箱里端出两杯牛奶，同那条眼神迷离的宝蓝色希腊大蛇相对而坐，开始长久地发起呆。

我想起一点什么，问道：“你会说中文吗？除了粤语和闽南语——普通话会说吗？”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妖，戈耳工三女妖之一。她的父亲是海神福耳库斯，母亲则为海妖怪刻托。她的头发都是蛇。据说她原是一位美丽的少女。

它缓慢地、微微低下头，伸出细细长长的舌头舔了一口牛奶，摇了摇头。

我旋而望窗外，阳光正好，柳叶发芽。良辰美景，赏心悦目。

客厅里，九尾狐还在睡。

泡面快吃完了，爸妈还没回。

VII 星期日

“林卡，起床了，快起来。”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来。

我急急忙忙抓过闹钟看，七点钟。

但今天是星期天啊，妈妈回来了吗？

我揉揉眼睛，爸爸端着一盘炒年糕站在我的床前。

“爸爸？”

我再揉了揉眼睛。他嘴角有微微的法令纹，鬓角一抹浪漫灰，神情温暖而熟悉。

“爸爸！”我高兴地一把抱住他，却扑了个空。他小心地飘开，说：“主人，你做什么？”

我伸出手去触摸他，不，是它。它没有重量但是我能够触摸到它的存在，那张酷似爸爸的脸仿佛是有血有肉的，但沿着脖颈按下去，覆着紫衣的身上是一把一把的枯骨。我将一只手压在它胸腔的位置，那些脆弱的骨骼像是被千年的沙尘风蚀了一般随着我的侵入而软化。

它没有心跳。

“主人，我是星期日的僵尸。”它说。

我把头埋在被子里开始沉默。难怪前天的蛙怪要说我同星期日长得相似，原来它与我爸爸貌出一辙。幼时常有人说我，长的样式仿佛是从爸爸的模子里倒出来的，眼角眉梢都是一般弧度，难怪难怪。

我觉着心中仿佛有什么堵着了，好像一周中的种种思绪一股脑地涌上心头，我禁不住抱着被子痛哭流涕。那僵尸拦不住我，随便我哭，这不怪它，我非它亲生骨肉，它也只须保我平安，其余喜怒哀乐，悉不挂心。

我哭到伤心处，把脚上绣着Sunday的紫色袜子摘下来往地上一摔，它也随之烟消云散。